

通
國
書
記

張宗祥



卷之三



祇父庵集卷四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傳行略

漆者包君傳

包君者不詳所自并逸其名居燕都之城西以漆爲業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寇陷德勝門太常吳公守西直門門不拔賊充斥城闕不知帝所在太常擐甲經於其守家奴子堅持哭擁公至道左祠祠曰三元太常乃坐家奴子而陳大義服角巾青衫投繯以從烈皇帝祠之東西鄰不避賊而來哭拜者數十人有聲最哀者眾指之曰此沙穀衡衙漆者包君也時爲太常視歛設衾斂木海昌孝廉祝君淵也曰吾不忍忠

臣之爲君國死而不棺也包君亦泣曰吾小人也亦不忍忠
臣之爲君國死而棺速朽也請析濬塗髹固公之櫬乃荷一
器走尋故鬻漆所賊獲之令治馬芻脫還漆盡復入賊中受
數創往返不倦工竣不受一錢且負其子來坐櫬左與太常
之家奴子言予雖賤工乎亦聞大義今忍須臾爲忠臣役耳
非樂生也飲之酒輒醉旣而去宿於眢井之側人不知所謂
四月晦夕賊夜遁縱火殿上然太廟光燭西城包君起而呼
曰休矣吾家天子祖宗一燎已乎吾屬將不免矣遂躍入井
中其子牽之不及明日鄰人入井得骸太常之家奴子亦聞
而奔哭爲歛手足瘞之城墻託其子於鄰長者六月太常櫬
去京輦過其地已薄草離離矣歸以告太常之孤北向醉而

哭之遂傳聞其事

孤子吳蕃曰嗟乎包君義士耶忠臣也昔者豺狐入國天宇
晦黯申大義者范文貞公諱景文倪文正公諱元李文忠公諱邦瑞
華王忠端公諱家彥孟忠貞公諱兆祥施忠介公諱邦曜衛忠毅公
譁景朱忠莊公諱馮之蔡忠襄公諱懋德凌忠清公諱義渠周文節
公諱翔鳳馬文忠公諱世奇劉文正公諱順許忠節公諱成直忠毅
公諱德金忠節公諱鉉吳忠節公諱甘來王忠烈公諱章陳恭節公諱純
德陳恭愍公諱良謨汪文烈公諱偉申節愍公諱胤孟節愍公諱章
明與先忠節公文臣僅二十四人嗚呼已耳衣裳委地不可
復振而匹夫匹婦之屬不失其守者有人求姓名不詳所傳
聞布衣揚湯一作文瓊賣菜傭及通州童子吳門許秀才諸君

不可謂非忠臣也包君豈其倫哉包君之義義於固太常櫬
包君之忠忠於殉太廟災故又曰忠臣也家奴子告予曰安
福衡衡有酒家翁賊入之日盡發所釀婦子八人痛飲之且
爭死焉屍懸五日無與解者嗚呼忠哉又同於包君之忠夫
大節不朽爭乎日月豈待記姓名而後傳否乎今之奉中興
詔以廢忠掖義爲職者方且循官爵之崇卑衡資級之深淺
尺寸而裂市之如彼匹士單人上無故舊之引援下無子孫
之丐貸不足以辱章議明矣悲夫

先司寇公行略

嗚呼我誥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尙書吳公年六十有
九卒於里舍時崇禎改元之四年公引邁休政已十年所天

子首靖權璫之亂論定方下詔擢拜先朝老成忠直以白輔
公實與焉守官以訃聞帝恫傷蠲太官食三日特予醕祭一
壇發司空泉貨營甕石於其鄉宗伯庄器史臣爲詞檄遣參
議臣陳以誠致祭卒爵三獻且訪錄其後禮也越十有八
年其嗣孫蕃昌始得伏泣蓐土槁思長鳴具公行事如左公
諱中偉字境虛號生白其先實天台胡氏爲宋修簡公諱宗
愈之後四傳至古庵公諱澤寶祐元年進士生四子其季均
五公諱忠始遷澉焉易姓吳是爲公始祖又四傳而爲翠峰
公諱崑爲公曾祖崑子仰峰公諱芸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
爲公祖芸子晴谿公諱霽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娶周淑人
少壯豪達學書不成觀禮類宮恥不與周旋列出且歎曰吾

已矣不令子若孫以是爲家者如此水矣終其身不過穎宮
乃教長子諱之英者舉孝廉授蕭縣令教次子成進士爲司
寇是爲公父公自爲童子莊靜特立矩步出入如成人受經
於塾師警悟或出入下而勤於誦習發爲詔請敏者不逮家
故單乏鄰寺鐘鳴則光祿公起躬削菽爲漿以自給飲公漿
趣向學公甫七歲跪且啜泣曰何時已大人勞苦乎無何羣
弟子爭爲文成章師獨授公以比耦公曰寧能待邪直自爲
之特奇拔出羣弟子上師大咤稱神異賀光祿光祿喜厚期
之矣公旣克與兄蕭縣公同讀古今書縱發大義以其餘爲
經生言每炎熇汎凍光祿輒左右坐二公而身御鑪搖扇以
督之不敢或廢輶里少年且因光祿以它事家濱餕死者屢

而胚脯爲師友設不少貶二公益仰天奉書涕泣旦暮求慰
光祿之望公爲諸生志行益高文益奇晉江蘇公持浙中學
政舉公第一蕭縣次之同日食餼於邑郡邑始大謹稱東海
兩吳子爭欲識其面公遂客禾城項于王氏交天下名士尤
善九疑李公寓庸黃公羽皇宋公君輿朱公或出其文有公
所未讀書語公大慚夜不目承睫以習復未讀書恐見姍同
舍誦不敢成聲嘗以顙觸庭柱血濡柱被面不自息踰年諸
以文誇公者皆轉師公又奉公端行孝讓以爲典則游南雍
奏藝少司成臺山葉公異而求之曰奇士也進見之又禮敬
避立曰嗚嗚儒也公始以蕭然匹士見重葉公及乎立朝相
與有成德論交者兩賢之公爲進士宜授中行時北中行無

虛席公以母老求南司副冢宰楊公選郎南公皆不可曰此遷客地也公可自留悔邪公浪然出涕曰進士爲母乞南何悔使進士不得盡一日歡者非大悔乎必遂請而後已公之爲使初奉冊益邸王有餽公固謝王使者曰大夫求金不且辱天王命乎尙璽張公爲正使旣納尋反之曰吾淺文夫矣乃肅衣再拜請執弟子禮逮潞瀋之役皆折衷舊典正其沿僭制度無所徇縱繇是名聞公爲學政慨天下文義陼頽已久評隲寄左右客主者署名而已公得貴陽數千卷兩目盡之所莅荆莽萬里登跋礪阻褒采賢少動以古疏哲義相導文聲絜於上京中丞青螺郭公特殊禮公曰尙能武備乎以責陽兵事屬之公爲兵使者時威清毛口諸夷酋相仇康不

解中丞御史遣官勘不受議發兵公輒然曰此獷悍小患安
事軍糈數萬平試收輯不殊竈上騷除耳卽飛檄呼兩酋受
約束酋手公檄果相顧曰吳公至矣乃駢膝集庭下公坐堂
皇面縛而數責之酋搏頰皆服死罪得貲遣歸則流涕去先
是公嘗巡歷桃花平陶諸洞酋營之長具禮輦獻馬下以爲
公猶他大夫耳必且受受將牟責奇技上貝虞無以應公悉
謝卻一無所需酋長大驚頃之酋罣事逮於公庭竊計不可
犯者必不可解尤震懼欲死及公亭平一按於法閱實申覆
當罪而止酋喜忭舞已復感泣相傳戒毋撓公令故終公在
官諸洞夷屬如臥溼薪焉公爲憲副視湖南具別上游要害
力飭明紀簡復伍洗甲械使亭無堠火鄉噪鮮民橫宮士且

飢敝失色公復推公鋟千緝立衡永屬九邑橫宮頃畝歲計
糈以賙寒畯頌德者劙石立廟面江而祀並於峴山之碑其
巡西江問大患曰宗人衍而無覈也公取宗人冊而平之廩
食詭支者案典芟剗就均單弱者曲貸布惠時其尻悉心牢
密旁緣者不得侵宗人憚伏民咸以爲便治建南適歲凶多
瘠公猝力爲故諸大夫庫有餘鋟而諱不言公泣以請不得
劫以奏聞集數千緝矣會鄰省輓漕有泛舟過者類有餘粟
爲市公身爲賈席行轉展致粟以振飢郡卒以弭禍公爲粵
臬粵寶玉鄉也公至不能道異香美木名字進禮牒者輒擣
抵地屬吏多感公意滌浣貪鄙一歸于淨久且膠手相戒如
公在其側直指王公以疏聞曰清固可以動人今司臬者二

百年來未有也當是時國家屢厄於邊廣寧淪陷震驚神州
司馬檄諸道救援應先後議兵諸大夫選懦畏怯動以居守爲
辭公當席憤叱甚遂請身督行陳芻糗甲楯皆親竭計畫半
月而具拔故將陳九德統三千五百騎誓戒以行同官皆醺
酒相慶於署公師倍道趨上諸省軍無能躡及者裨將請檄
馳京師奏期以明獨先公不可曰司馬法貴神迅豈得先著
行部使敵偵聞之邪且事貴實有濟耳及師抵榆關敵先卻
公全師還裨將又請曰盍抵城下告成事可邀上賞公笑曰
命師之日孰不曰吾有公事今幸不辱師可悠悠鰥職守乎
且吾不能希賞求祿如鄙夫所爲乃鼓旋師削平蓮寇斬首
數萬而還沒齒未嘗自伐粵大夫復議整舟師入海之津萊

計取奇效公立爭曰習南海者不習北海莫若輸直於遼便制府不納委餉入逝波者數萬訖無成功香山島夷主番舶往返磐牙屯落數十年姦鬪者教之忽築青城城窺內地一牒敷悉利害繼以兵往夷聞公甚熟三日盡毀內城無敢譁者島有紅夷大礮可備邊公始購致數十事進於朝後邊吏禦敵屢藉以奏馘言功者不及公我存李公僅稱述之粵積逋餉至二十餘萬公任督促一歲至十六萬民不爲厲解司者俱用平衡使解吏自程輕重轉齎授受封識宛然巧吏皆旁瞪視之變色上下銖毫無所私庫有委庫六萬額曰膏薪故事方伯所常需公約事裁節無所藉臨行封識之曰以

俟後人可補匱課左右以請曰例也公叱退之同署客謂公
今思歸田未有植杖之地宜爲子孫慮不飽且安知嗣公者
以還官家否耶公再三謝曰寧誤在人公歸道所經涉有驛
使戒車仗曰官於粵者學爲賈耳知者得大賈愚者不失中
賈吾聞吳公不耐名錢然姑數十擔具以俟及公至一二敝
橐垂垂然不能數人負驛吏散其徒輒大驚嘻或舉文石香
木奉公贈閻甲故舊公曰吾鄉山中石更佳水善善愈美耳
道路爭傳以爲高論凡公爲政早夜以民豐悴爲臥食安仄
稽察刑法蘇雪徭戶除大憲窮大閑之令朝裁於心夕流爲
潭而性度恢然居子純溫者黠胥詔士欲擬公愛惡希嚮所
爲渾然終不可得故養民於無事之日恆多且其時當神廟

未大夫士上尊爵命下隆奉秩無弗優養宴盛而公獨轉側
民士計畫軍政憔悴三十年奔走數萬里循階以官無蹟等
之恩程口而飯絕肢腴之潤誠不知帝城有貴人可蒙其力
者廓賢也小黃門捧以從莫敢仰視者公不能堪輒申手麾
指怒見於面賢目小黃門撤之百官益驚及日宴罷公適更
衣獨不送別前客復造公曰奈何忘所屬邪公笑曰耄矣往
者氣迫不能自持耳客謂公當謝罪公卒不謝罪魏良卿者
賢兄子也爲大官丞請公邸其家公不可曰丞者吾屬主則
敵矣安所擇禮乎乃以賢牘啟意要公公不答良卿意庭謁
公必爲已示殊禮而公又夷然坐見之始大慳尙膳監王體
乾以檄索懷寧太子四喪膳米幾半萬斛公列祖宗制於手

版嚴辭以折之吏且白公體乾賢黨也盍少予之不者取奪
其手矣公曰妾發官粟當奪不事貴人亦當奪均奪不如從
吾守終無金斗與公再爲廷尉賢之私人相與羅織忠正糾
結枉案半付金吾半抵司寇公一意申拔善類踞席竝鞠與
上官爭短長不少撓挫日中未決輒占筆句塗之或寬設權
計俾獲奏理全免者亦眾戚畹張氏與太守劉鐸事連下公
特免之飢不及餐袖上刊章亟請於周春臺徐海石辟正亭
三公謂鐸蓋天下知名士執非其罪張氏天子貴戚特詿誤
中之今天下節烈相激將有匈匈起者明廷奈何使人專仁
義耶三公無以折則詭曰縱舍外戚恐非法公笑曰孰與夫
善事貴人者平座客聞者咸咋舌引避三公陽許之須公移